

# 也談新詩

李喬

二十多年來，詩人默默耕耘的熱誠以及成績，是不容抹煞的。雖然一些詩人好擺出戰鬪姿態令人生畏。

一、新詩目前有許多問題，這是事實。目前要罵詩人，譏諷新詩是很容易的。但它目前以及將來，成為中國詩的必然型態（指取代古典的格律詩而言），是無庸置疑的。

二、新詩中有假詩，詩人中有假詩人，是事實，也

可以說是自然現象，不可，也不必以此大事鞭撻整個詩壇。

三、新詩中有不可解的「詩」是事實；除「假詩」之外，就語言文字的特性和限度，以及詩想的形式，心象的移動性等言，詩人有時會寫出連自己也不懂的「詩」，也是可能的（也許由精神分析家，用催眠或其他方式，能解決這個「不懂」）。這種「詩」，讀者有權

利不承認它是詩的，實在不必把它當作「攻」「守」的武器。

四、中國的新詩，還未長大成熟是事實，文壇人士與讀者大眾有加倍愛護的責任；縱使是善意批評，不要傷及「嫩苗」為宜。想及堂堂華夏，倘若淪為無詩的民族，那是令人傷心落淚的。另一方面，詩人的敏銳觸覺，似乎不必伸向那些也許高明也許不高明人士的評議上

；一些詩人患有傷害恐懼症。真正的詩人，不必如此——旁若無人，我行我素，再加上真誠於詩神的一顆心，這該是詩人的境界吧。

五、據瞭解，我們的詩壇，似乎是宗派林立，壁壘分明；嘲笑異派的詩，也攻擊其人。這大概是在新詩萌芽初期，以缺乏理論根據而自危，於是各自尋找適合於自己的大師或主義，結果形成先有理論後有詩作的現象——的後遺症吧？這是筆者胡亂猜測，錯誤處，請原諒。但詩人間互相攻擊（不是批評）是事實。筆者建議，把這份心力用之於教育社會大眾比較有意義——拿出好詩來，用詩作品，不用激烈

尖銳的理論。

六、最後提到詩人與小說家見解差異的問題。詩人說：「你們懂什麼呢？」寫小說的說：「你們祇會唬人！」這是使人尷尬而且很能損傷人的現象。不知道外國文壇是否如此？我們這裏，祇要您坦白，實在是這樣。

筆者是學習寫小說的人，祇就自己立場表示意見：小說和詩，所追求的境界應該是一樣的，詩人與小說家初心本無二致；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。我們不可寫似通非通的小說；同樣地，不要以不懂為懂，也不能以不懂為不通。詩人至少有兩點值得我們借鑑：一、詩人拿不到稿費却仍埋首寫

作。二、詩人對語言文字的敏感，頗能治療小說界這方面的遲鈍與浮濫。

行文到此，不覺啞然失笑。反觀全文，似乎評議的意味不多。算是一個讀者誠心誠意的感想吧。詩人，小說家們：如果認為筆者所見荒謬，絕交可也；不然，我們握手，盡自己的智慧愛心，寫我們良心下的東西吧。

轉載自六十年九月

一日五十一期青溪

本社洽詢電話

333763